

历史上劳动人民
反孔斗争史话



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编者的话

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忠实代言人。他的反动说教是一盘鼓吹复辟、倒退思想的大杂烩。历史上一切反动没落的统治阶级都是尊孔派，他们尊孔丘为“圣人”，奉孔教为“圣道”，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尊孔闹剧。反动统治阶级尊孔是为了用孔孟之道作为维护或复辟反动统治的思想理论武器，妄想把“金樽(zūn 尊,酒杯)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yáo 姚,美味食品)万人膏(油脂)”的人肉筵席千年万代地摆下去。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反动统治阶级越是把孔老二抬到“吓人的高度”，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就越激烈。“红旗卷起农奴戟”，“横扫千军如卷席”。在几千年剥削社会的漫漫长夜里，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我国劳动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高举起向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打落了封建帝王头上的一顶又一顶王冠。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同剥削制度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针锋相对的革命口号，甚至指孔丘为“盗丘”，斥儒经为“妖书”，愤捣孔庙，怒焚《四书》、《五经》，把斗

爭鋒芒直接或間接地指向了權勢者們的“聖人”——孔老二，用血與火繪出了一幅幅歷史上勞動人民反孔鬥爭的壯麗畫卷。勞動人民處於受剝削、受壓迫的階級地位，對孔丘的反動說教，能夠作出勇敢的、切中要害的批判，這是任何地主階級進步思想家所不能做到的。但是，由於階級和時代的局限，奴隸和農民不可能用科學的世界觀來粉碎孔老二的反動思想體系，也不可能提出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來取代舊的剝削制度。徹底戰勝孔孟之道的歷史任務，只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才能完成。

當前正在進行的批林批孔運動，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是上層建築領域里馬克思主義戰勝修正主義、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鋒芒直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和林彪、孔老二“克己復禮”的反動綱領。廣大工农兵站在鬥爭的最前列，是批林批孔運動的主力軍。他們說得好：“林彪和孔老二，是一個窩里的蝸子，一個糞坑里的蛆，又毒又臭。”在黨的領導下，工农兵理論隊伍正如雨後春筍般地茁壯成長，工农兵的批判文章象一發發炮彈、一把把匕首擊中林彪、孔老二反動思想的要害。一場批林批孔的群眾運動正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展開，“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为了配合批林批孔运动，学习和发扬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革命精神，我们采取“三结合”的办法，编写了十几则有关这方面的史话。因为水平有限，时间仓促，本书一定存在不少错误缺点，敬请广大工农兵读者批评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上海东风机器厂工人师傅、上海红军中学革命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一九七四年十月

目 录

一	奴隶英雄柳下跖痛斥“盗丘”	1
二	陈胜、吴广吹响我国农民反孔斗争 的第一声号角	10
三	“绿林英雄”大反孔孟的“天命论”	19
四	黄巾军敢向“苍天”宣战	28
五	黄巢农民军谱写反孔斗争新篇章	36
六	王小波、李顺的“均贫富”口号震撼大地	44
七	方腊起义军怒将“天理”踩脚下	51
八	钟相、杨幺愤砸“贵贱有序”的旧世界	59
九	红袄军怒焚孔丘“手植桧”	65
十	红巾军“杀尽不平”气冲霄汉	72
十一	刘六、刘七起义军三捣孔庙	78
十二	李“闯王”横扫孔学道统战犹酣	86
十三	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掀起讨孔怒涛	96

一 奴隶英雄柳下跖痛斥“盗丘”

两千五百多年前，正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后期。那时候，孔丘哀叫着“礼崩乐坏”，其实就是吃人的奴隶制度象一座千疮百孔的破房子，正在“哗啦啦”地倒塌下来。奴隶起义风起云涌。比如说吧，陈国的筑城奴隶举行暴动，杀掉了虐待他们的奴隶主监工；郑国的奴隶聚集在芦苇丛中不断袭击那帮贵族老爷；在卫国，手工业奴隶拿起工具当武器，奋起造反，把奴隶主头子——国君都给赶跑了；至于在山东西部由柳下跖〔zhí 直〕领导的大规模的奴隶起义，那就更是声势赫赫，威震天下。

柳下跖是一位杰出的奴隶起义英雄。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眼睛象星星一样闪闪发光。更了不起的是他思想敏捷，意志刚强，武艺出众，而且有雄辩的口才。为了争取奴隶们生存的基本权利，为了建立一个“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理想社会，柳下跖率领了一支九千人的奴隶起义队伍，征战东西，横扫奴隶主的天下。

姓换名,躲了起来。农民起义一爆发,他们又乘机钻出来,也打起“反秦”的旗号,混入了革命阵营。这一天,他们听说陈胜要称王,建立“泥腿子”政权了。心想:这还了得!张耳便拉着陈余,急急忙忙地跑来“求见”,妄图阴谋破坏。他们一见陈胜,当然免不了先吹捧几句(这是儒家的拿手好戏)。紧接着,便把话锋一转:“不过,依我们看哪,将军还是应该先把六国旧贵族的后代给扶起来,分封诸侯,以德服人,这才是万全之计。不然,将军自己称王,就是把天下视为私有。这可不得人心啊!”很显然,他们所称的“人心”,就是一小撮政治僵尸复辟奴隶制的希望;他们抬出孔老二宣扬的“德”,就是要陈胜放弃革命暴力,放弃对剥削阶级的专政,把农民战士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旧的奴隶主贵族。对于张耳、陈余的这一派“克己复礼”的胡言乱语,陈胜一概拒绝。历史的车轮决不能倒退!农民阶级就是要奋起铁拳头,打江山,坐江山!陈胜不怕威胁不受骗,在广大贫苦农民的一致拥戴下,毅然称王,我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新生事物——“张楚”农民政权,终于在排除了孔孟之徒的干扰之后,胜利地诞生了!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孔老二的八世孙孔鲋(fù)被张耳、陈余推荐,也从阴暗的角落里窜了出来。他手

里捧着孔门的“传家宝”——礼器（奴隶主贵族用来举行仪式，表示等级身分的器皿），削尖脑袋钻进起义队伍，当上了“博士”（文职参谋）。这个坏蛋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恨之入骨，妄图在“反秦”的幌子下推销老祖宗的“克己复礼”。有一天，陈胜问孔鲋：“你看今后长久的治国方针是什么？”孔鲋一听，心想：出坏主意的好机会来了，便连忙堆起笑容，学着孔老二的腔调，摇头晃脑地说：“当年周朝之代替殷商，乃‘兴灭继绝’为根本。今天，大王只要效法周礼，就准保可以国运长安。”孔鲋明目张胆地要陈胜按照孔孟的反动路线去搞“法古”，“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起来，把丧失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扶植起来，让被打倒的旧贵族重新上台。陈胜听了以后，非常恼火，当着孔鲋的面就厉声斥责道：“六国国君的后代，我决不能分封；古代的‘圣王’同我毫不相干；我们是靠自己斗出来的，又不是周朝的臣民，为什么要去效法周礼呢？”一番话驳得孔鲋张口结舌，只好灰溜溜地跑回去了。

陈胜坚持前进，反对“法古”；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统一，反对分裂；表达了革命农民鲜明的反孔立场。以上这两场正面交锋，是劳动人民的优秀代表同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儒家斗争的新的回合，结

果都以儒家的可耻失败而告终。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一个个地被革命的洪流卷走了，他们妄图复辟奴隶制的幻梦也象肥皂泡一样很快地破灭了。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漫天烽火，终于埋葬了秦王朝，粉碎了赵高复辟奴隶制的阴谋，推动了历史前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秦末农民敢于蔑视、否定孔孟之道，胸怀“鸿鹄之志”，誓把“王侯将相”打翻在地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象横空巨雷，震荡着古中国的上空，唤起千百万劳动人民一代又一代地投入反封建和反孔斗争的革命洪流，构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画面。英雄们的革命首创精神永垂不朽！

三 “绿林英雄”大反 孔孟的“天命论”

孔老二活着的时候，人人喊打，到处碰壁，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是颇吃苦头的”。可是他死了几百年以后，却交上了“好运”。地主阶级在克服了奴隶主旧贵族复辟的主要危险以后，加剧了同农民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农民起义的风暴不断掀起，地主阶级逐渐由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封建帝王及其爪牙终于发现浸透了复辟、倒退、保守毒汁的孔孟儒学，是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付极好的药方。于是，从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开始，孔老二的地位便扶摇直上，在一片尊孔的吹打声中，维护没落奴隶制的老顽固孔老二摇身一变，又成了封建社会的大“圣人”。孔孟之道也经过董仲舒之流的梳妆打扮，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神学体系，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正宗”、奴役劳动人民的最狠毒的精神锁链。

西汉末年，地主阶级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扑

灭农民起义的烈火，就采用“换马”的办法，把翩〔piān 偏〕翩然有儒生“风度”的野心家王莽抬了出来。王莽利用董仲舒炮制的“天人感应”^①胡说，假造“讖〔chèn 衬〕纬符命”^②，说什么老天爷授给西汉王朝的命运已经完了，现在王莽接受“天命”，该做皇帝了。就这样，王莽粉墨登场，建立新朝（公元9—23年）。接着，他便痛骂秦始皇，上演了一场“托古改制”的丑剧，复“周礼”，制“井田”^③，把汉元帝以来的尊儒反法逆流推向了新的高峰。在他统治的十多年中，“百姓困乏，疾疫天命”。单是修建豪华的“九庙”，就花了几百万钱，死了上万人，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① 这是一种鼓吹“天人相通”的唯心主义谬说。胡说什么天是有意志的，它有目的地安排人间的事物，甚至对人事会发出各种“反应”，通过灾异来警告人们。“天人感应”说为封建帝王统治人民制造理论根据，是恐吓人民、扼杀农民起义的精神枷锁。

② 讖，是巫师方士用来愚弄人民的预卜吉凶的宗教预言。纬，原指天象，后来封建统治者把星象的变化捏造为“神意”，并伪托“神意”来解释儒家的“经典”著作，同“经”相对而叫作“纬”。符命，这里是指所谓上天赐给封建统治者的各种吉祥的征兆，作为封建帝王承受“天命”的象征。

③ “井田”是我国奴隶社会奴隶主剥削奴隶的土地制度。当时全国土地属于奴隶主总头子——“天子”所有，土地被划成井字形的方块田，分封给各级奴隶主贵族，由他们强迫奴隶集体耕种。王莽上台后，把全国土地宣布为“王田”，并要求按“井田制”的方法，以百亩为单位，用方块田的形式，重新分配全国土地。这种“复古”的倒行逆施，加剧了土地兼并，给广大农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后以失败告终。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我国劳动人民是坚定的反孔、反封建的英雄。柳下跖、陈胜、吴广举起的革命火炬，象接力棒一样传到了西汉末年的革命农民手中。王莽尊孔复古的倒行逆施，更成了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公元 17 年，湖北一带发生大饥荒。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带领几百名饥民杀向绿林山（今湖北当阳东北），不信邪，不怕天，点起了革命烽火。他们不管什么“天人感应”，不怕什么“谶纬符命”，勇猛无畏地造了那个所谓“受命于天”的王莽政权的反。几年以后，这支“绿林”大军发展到了十几万人，建立“更始”农民政权，国号为“汉”。不久，绿林军又占领了战略要地昆阳（今河南叶县）。

自称身负“天命”的王莽，把绿林英雄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公元 23 年，他派心腹王邑〔yì 义〕、王寻率领号称“百万”的大军来迎击起义军，前锋十万人首先抵达昆阳城下。鼓声动地，尘埃连天，漫山遍野都是莽军的旗帜。还有一个身高两米以上的彪形大汉巨无霸，指挥着一大群张牙舞爪的虎、豹、象、犀牛来助威，小小的昆阳城竟被莽军包围了数十重！当时，昆阳城内的农民军却连一万人还不到。可是战士们毫无惧色，起义军领袖王凤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决定亲自坚守昆阳，



昆阳大战

并派出一支队伍突围外出调集援兵。

决战开始了！这是6月的一天，天气闷热得叫人连气都透不过来。突围部队从附近各县调集了几千名起义军，乘敌不备，集中兵力先击溃了一支莽军，敌人阵脚大乱；接着，这支队伍又象一把尖刀直插莽军的指挥中心。城内军民乘势杀出，内外夹攻，呼声震天。起义军无不以一当百，勇猛无比。正在这个时候，乌云滚滚，狂风大作。顷刻间，雷电交加，暴雨倾盆而下。那些猛兽都惊得大吼大叫，东奔西窜。莽军兵败如山倒，互相残踏，死伤数以万计。莽军头子王寻成了农民军的刀下鬼，王邑则单枪匹马狼狈逃回洛阳。绿林英雄取得了辉煌胜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昆阳大战”。

新汉昆阳之战，在军事上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杰出战例；在思想上也是一次农民军横扫“天命论”的伟大战斗。董仲舒鼓吹“王权神授”，胡说什么“天子受命于天”，谁敢造反，就是“反天之道”，老天爷就会大发脾气，施行惩罚。可是，绿林英雄根本不信这一套。他们在敌众我寡的劣势条件下，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同所谓“受命于天”的王莽派来的十万莽军血战到底，而且以无畏的气概和高度的智慧，把数十倍于己的优势敌人打得人仰马翻、片甲不留。这是一场以革命的武装斗争讨伐“天命论”的伟大胜利！

同绿林英雄一起造反的是山东的赤眉军。公元18年，樊崇带领数百名农民在莒〔莒〕地（今山东莒县）起义。为了同莽军相区别，他们都染红了自己的眉毛，因此被称为“赤眉”。赤眉军以农民阶级朴素的平等思想来对抗孔孟之道。孔老二污蔑劳动人民是“小人”，赤眉军战士却理直气壮地互称“巨人”，充分显示了农民军顶天立地、团结战斗的豪迈气概，有力地回击了孔孟之徒对他们的无耻污蔑。孔老二鼓吹“刑不上大夫”，赤眉军则响亮地提出“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达官贵人杀了人就要抵命，伤了人就要“偿创”！表达了早期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反对封建依附关系，争取生存权利的强烈要求。赤眉军以泰山为根据地，转战在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交界的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数十万人的革命大军，同绿林英雄遥相呼应。

在长期英勇的战斗中，起义军始终坚持了反孔的大方向，沉重地打击了王莽的尊孔复古逆流。王莽在他篡政前后，曾从各地搜罗了上千名会谈神说鬼的孔孟之徒，专门盖了上万间房子，让他们躲在里面讲经传道，大吹法螺，用孔孟的那一套来为王莽的倒行逆施涂脂抹粉。农民军的铁流毫不留情地把这批无耻的反动家伙冲得七零八落。有一次，赤眉军打到东海，一把抓住了逃窜到这里的《论语》“大师”包咸。包咸吓慌了

神，死死地捧住孔老二的“经书”，从早到晚哭丧着脸，“诵经”壮胆，乞求老祖宗保佑，声音抖得都读不成调了，还在拚命地念，真是丑态百出。更多的反动儒生则不顾“舍生取义”的祖传信条，一个个脚底抹油——溜了！如《尚书》“大师”桓荣便带了他的徒弟，抱着“经书”，逃到深山里躲了起来。就这样，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从西汉后期到新朝，反动统治者苦心经营起来的一支庞大的“经学”队伍——披着“天命”、“仁义”外衣的反革命别动队，顷刻瓦解了。

战鼓冬冬，风云滚滚。在反孔反封建的怒吼声中，独夫王莽的末日终于临近了。昆阳大捷后，农民军挥戈北上，直捣王莽的老巢——长安，“新”政权朝不保夕，岌岌可危。就在这个时候，王莽再一次祭起孔老二的“天命”，演出了一场求天保佑的滑稽戏。秋天的一天，乌云盖顶，阴风习习。王莽带领群臣跌跌撞撞地跑到长安南郊，他先把当初上台时假造的“符命”从头到尾地读了一遍，然后慢慢地仰起头来，两眼布满了血丝，上气不接下气地祷告道：“皇天既然授命我王莽，为什么现在还不赶快佑助我消灭那帮‘乱民贼子’呀！”说到这里，王莽好象觉得鼻子一酸，便“哇哇哇”地号啕大哭起来；又“扑通”一声，趴在地上，连连叩头。随同而来的那帮官吏、儒生也闻声伏地，有的放声痛哭，有的